



■阿康把2年的雲南義工經歷，化為書裡的一字一句，希望透過文字影響更多人。 歐陽文情攝

# 港義工滇播種 讓流浪童善心發芽

## 曾入黑道幸遇貴人重生 博士兩載傾盡積蓄助「後輩」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歐陽文情）讀完博士課程，不少人心裡想的可能是如何找到薪高糧準的教席，但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宗教研究的李康康卻選擇花盡積蓄，用2年的時間到內地做義工，當中包括照顧一群「可憐又可恨」的孩子。說他們可憐，因為家庭的不幸令他們無家可歸，過早嚐透人情冷暖；說他們可恨，因為他們總是屢勸不改地幹着偷呢拐騙的勾當。不過，這些劣行，卻又投射出阿康年少時的身影，曾加入黑社會的他坦言：「若我曾經試過偷、試過搶、試過打架，也有機會堂堂正正做回『好人』，為何他們沒有這樣的機會呢？」

阿康有一段籠罩着灰黑色霧靄的過去。他的家裡有着各色各樣的問題；在讀書時期，尤其是中學階段，他經常被記缺點，操行從未試過高於「C+」，是個無可救藥的學生。在小五至中二時，他更加入黑社會，與其他小混混一起偷呢拐騙。

### 理解無家童 可憐又可恨

也因為如此，當阿康踏足雲南昆明的流浪兒童中心後，除了感到深深的震撼外，他還多了一份理解。說起裡面的小孩，阿康可以說出千百個故事，「小朋友哭、笑、鬧都一定是令人最深刻的，他們有些來自破碎的家庭，有些受父母的虐待。你會發現，原來世上還有如此奇特的『人種』，你很可憐他們的同時，又會發現他們可恨的一面。他們經常去偷去搶，大一點的流浪兒童甚至去欺負較年幼的流浪兒童，因為只有這樣，他們才能『合理化』自己的遭遇。」

### 「我有機會，可否分給別人？」

近二十年前曾經歷過的生活於雲南在阿康面前重演。不過相較他們，阿康還是幸運的。當年阿康脫離黑社會後，家庭已由小康陷入困境，故中三就開始打工，但這反而令他更上進、更想升學。一路走來，他得到不少貴人幫助，「我的生命中有很多恩人，老師、長輩、朋友都有，例如教我音樂的老師，他很有名，知道我家裡情況後，竟然免費為我教琴，但其實他是收費很高的。」

所以，在半工讀期間，阿康除了做一些搬搬抬抬的苦力活，還可以去教琴賺錢，極大的反差，卻是最真實的生活。回想起這一段人生歷程，阿康反而覺得自己很幸運，「既然我有這麼多機會，是否也可以分一點給別人呢？」這樣的心態，讓阿康邁出了雲南義工之行。

### 「獲救者」雖少 盼種出善果

身為過來人，阿康深知流浪兒童的需要，並與他們同吃同住，一起在中心朝夕相處，很快就贏得孩子的信任。只是，現實終歸是殘酷的，阿康坦言：「100個流浪兒童裡，可以『救回來』的就只有那麼幾個，其他都是令人心碎的居多。」孩子屢勸不改，多次從中心逃跑的例子多不勝數；更有甚者，有孩子會帶着其他同黨，到中心洗劫，偷去多台電腦和保管箱。

最叫他震撼的，是其中一個小孩，居然因為一次的小爭執，捅了另一個小孩兩刀，「有些小孩城府很深，你說他不對，他沉默，在向另一個小孩道歉後，隨即就到廚房拿刀來捅對方，但明明之前他還很單純地在和你聊天」。對此，阿康沒有氣餒，「我總覺得，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愛與被愛，我希望他們知道，有人會對他們好，其餘的人生，該由他們自己負責」。

由於用盡盤纏，阿康只有暫別雲南，現於中大任職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，而這些孩子的故事將如何發展，則仍是未知之數。不過，受着義工及社工的關愛，總能種出一些善果，阿康表示：「那個捅了別人兩刀的小孩，雖已被趕走，但過了一段日子，他買了些零食回來中心探望我們。」原來對方找到了一份替人洗頭的工作，「所以說，我們雖沒有立刻改變他，但總算播了些種」。他希望這些善良的種子，可以發芽成長，生生不息。



■流浪兒童在街外時，最大的謀生技能就是翻垃圾。 受訪者供圖

■阿康服務的中心定期帶小孩做擦鞋工作，學一技傍身。 受訪者供圖

## 經歷寫書義賣 鼓勵讀者施援

一人的力量畢竟有限，但一個人充滿勇氣的舉動，卻會傳染他人。阿康做義工期間，有香港的朋友也備受感動，主動到當地做短期義工；不少有心人亦以金錢去支援阿康。阿康更將自己兩年的經歷，分別寫成兩本書以作義賣籌款，並希望透過文字寫出當地實況，鼓勵更多人起動，伸出援手。

### 分享親身經歷 傳播正能量

阿康雲南義工之行，除了自己的無盡付出，也有着身邊朋友的支持，「每次回來香港，也有些朋友會給我紅包和支票，以支持我在當地做義工的開支」。朋友的心意，令當地的流浪兒童、愛滋病患者多了點照顧。

此外，阿康亦將兩年經歷，分別寫成《在家不好：與流浪兒童在一起》和《如果我告訴你你還會愛我嗎》，其中照顧流浪兒童的經歷，更感動了不少讀者，「有台灣讀者看完書後，專程來香港，希望我幫忙安排他到內地做義工」。阿康笑言：「有正面影響就好了，起碼證明我沒有白白浪費紙張。」

■記者 歐陽文情

## 睹愛滋婦成家 如絕地開鮮花

飽受冷眼

服務了流浪兒童中心一年後，阿康轉戰大理，照顧愛滋病患者。阿康說得很坦白，在那裡，幾乎只能感受到絕望、歧視和離棄，但在最差、最灰暗的地方，那一線的曙光卻最耀眼：他見證着一位女愛滋病患者，遇到一位健康男士的追求，二人組織家庭，並誕下健康的寶寶。這種感動，就像看見絕地也開出了鮮花。

假如說流浪兒童中心的義工日子，是經歷風雨，又見彩虹，那麼照顧愛滋病患者的那一年，雖然身處的大理風光明媚，但其實每一天都是在又灰又冷的氣氛中度過，因為阿康在那裡總是見着人類最冷酷的一面。

### 寧為愛滋人 拒當無情醫護

「那裡的人對愛滋病患者很歧視，親人不理會，醫護人員亦顯得很避忌。」在如此環境，阿康曾見過一位一米七的愛滋病患女士，死時只剩下30公斤，「當時醫護人員打完一支支逐支收費的強心針後，就立刻收拾東西離開，一個穿了整套保護衣物的護士，更要求我幫忙去插在死者身上的喉管」。當下阿康先是驚訝，然後忍不住鄙夷那些無情的醫護人員，毫無保護裝備的他，在拔喉管時，心裡更冒起寧願成為愛滋病患者，亦不想成為醫護人員的同類。

醫護人員已是如此，其他人就更甚，例如收屍的作伴，也是將裹屍袋掉在地上，要求義工和家人自己「打包」，再把屍體轉交他們。當阿康抱起那輕盈的30公斤時，心裡卻是無盡的沉重。

### 夫不離不棄 病妻生健康寶寶

「我在那一年沒有甚麼開心的事發生過，反而在我離開後就有一件事。」原來，曾經有一位女愛滋病患者，遇到一位健康男士的追求，排除萬難結為夫妻，更誕下了一個寶寶。

但不幸的事就在半年後發生，阿康說：「雖然如果孕婦按時吃藥，能把母嬰傳染的風險降至2%以下，但寶寶在首次的愛滋病測試中，結果呈陽性反應。」這樣的結果，男方的家人最終也發現了媳婦有愛滋病，並要求兒子辦離婚手續，並拒絕那患病的兩母子。

不過，由於嬰兒要經過兩個測試才算有最終定案，兩夫婦最後亦被允許去等待最終結果，說到這裡，阿康慨嘆：「我真不知道那半年時間他們是怎樣過，每天是怎樣的擔驚受怕！」幸好，奇蹟終於發生，寶寶的最終測試是陰性，一個家庭也得以維繫，正如阿康所說的：「這件事真的令人很感動。」

■記者 歐陽文情

## 千里緣一線牽 父受助兒報恩

機緣巧合

阿康原本將義工計劃的目的定在非洲，但在緣分的牽引下，卻轉到了雲南，當中也有機緣巧合。原來，雲南在10多年前也有着阿康父親的足跡，不同的是，阿康父親當時是去治病，受過雲南大夫的照顧。爸爸曾受幫助，兒子回去做義工幫助人，「浪漫一點去想，我算是去報恩吧」。

原本計劃去非洲的阿康，最終因為簽證、旅費等問題而卻步，「好像我去非洲，要人幫我多於我幫人」。於是，他轉身踏足內地，又帶出一個親子故事。

### 爸爸獲滇醫續命 換得敘天倫

話說10多年前，以「行船」（任職

船員）養家的阿康父親患上末期癌症，香港醫生已為他判了死刑，斷言只有6個月命，「當時家人就甚麼療法都試，最終去了雲南治病」。結果，經過當地大夫的治療，阿康的父親多了一年多的壽命，一家人更圓了一起旅行的夢。

雲南為阿康一家換來更多共敘天倫的時間，他亦以自己兩年時間去報恩，試着改善當地邊緣人士的生活。踏足雲南，阿康孤身在外，更明白父親以往行船的漂泊；當年阿康要留港照顧弟弟，一直無法陪伴父親求醫，「所以有時走過雲南的某些地方，我也會想，他會不會也走過這段路，來過這間店，吃過這塊土地種出的蔬果」。

■記者 歐陽文情



■阿康坦言，100個孩子當中，可能只有幾個能「救回來」，其他的將來會如何，大家都不敢去想像。 受訪者供圖

## 睹內地好人好事 「非一些人描寫那麼負面」

兩地差異

兩年的義工經歷，阿康認為，若說他付出很多，不如說他得着更多。這兩年，他磨練了自己的脾氣、耐性，更實實在在地拓闊了更多不同的視野，面對內地與香港融合的種種爭議，他亦多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

### 女同事無懼污穢擁抱街童

阿康表示，他家住旺角，每天都被個人遊客的行李箱碾過鞋面，那當然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現，「但內地也有一些人，情操

十分高尚，也是香港難以看到的」。這就是與他並肩照顧雲南邊緣人士的那些當地員工，「他們大學畢業，不去找正當的的四五千元月薪工作，卻去照顧流浪兒童、愛滋病人，每月只領着那一二千元的薪水」。

他親眼看過，女同事面對污穢不堪的街童，毫不嫌棄地和他們握手、擁抱，並陪着他們翻垃圾桶，為的，只是走進這些已滿身傷痕的街童的內心。

「我想說，內地有10多億人口，自然甚麼人都多，有不好的人，也有很好的人，當中還有很多可能性，並不是一個人所描寫的那麼負面。」

■記者 歐陽文情